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雅堂先生文集·餘集

連橫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雅堂先生餘集

## 「雅堂先生餘集」序

連橫先生，字武公，號劍花，又號雅堂，臺灣臺南人，外子連戰先生之先祖父也。先生在世，五十有九年，纂通史，修詩乘，其平生著作，多已付梓，所餘者「讀墨十說」、「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等手稿；及「大陸遊記」、「臺灣叢談」二札而已。惟部份「臺灣叢談」已刊於「雅言」、「臺灣漫錄」、「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跡志」、「番俗摭聞」中。今爲求其連貫性，併收入「雅堂先生餘集」內。

是稿也，厚可盈篋，民國二十二年雅堂先生親携至上海。二十五年，先生棄養於上海，稿件乃全部由家翁定一先生保存，並携往西安。抗戰時期，顛沛流離，行旅倥傯之際，稿件仍未稍損。民國三十三年，翁姑遷居重慶，稿件亦隨往置重慶。逾二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翁姑乃奉先生遺骨及遺稿，經上海返回故里。民國五十四年，瑀歸連門，暇時與外子連戰先生共同整理，試補遺缺，至今年四月始畢。

「大陸遊記」爲先生於民國元年至三年遠遊大陸時所著，後曾刊載於臺南新報。先生一生，雖以述史著書爲己任，並已成就萬古千秋之業，而其職業則實爲新聞記者。先生年方弱冠，卽入臺澎日報主編漢文部，勤寫作，習日文，以廣知識。越二年，先生携眷至廈門，創辦福建日日新報，當時正值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同盟會初成，先生常撰文排滿而鼓吹革命，並嘗言：「報紙爲輿論之母，一國之消長繫焉。」同盟會人閱報大喜，特派閩人林竹癡來廈門，擬改福建日日新報爲同盟會機關報。黨國元老馮自由先生嘗言雅堂先生爲國民黨最資深之報人之一，其原因蓋在此。後以該報言論激烈，早爲清廷所注意，某次於先生理髮時，秘遣人捕之，幸獲通報，乃得躲避。其後，清人復向日本駐廈門領事館抗議，報館遂遭封閉。先生無法，惟有携眷回臺。嗟呼！先生以一介文弱書生，身遭亡國割地之痛，而其民族意識特強，既反日，又抗清；於是清廷捕之，日寇逼之，天下之大，幾無容身之處。其處境之艱難，其衷心之鬱塞，可想而知矣！

先生返臺後，曾先後主臺南新報及臺灣新聞漢文部，並修臺灣通史，長達七年。然自謂「連橫久居東海，鬱鬱不樂，既病且殆，思欲遠遊大陸，以舒其抑塞憤懣之氣。」且「以民國初建，革新氣象，煥然可觀，則此行必有所得。」乃於民國元年三月，以子女家事相託夫人沈氏，長揖而去。屐痕所及，共十一省，歷時三年。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並主編華僑雜誌及新吉林報。以其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錄記成「大陸遊記」。

先生既以新聞記者爲職業，「大陸遊記」一札，名爲遊記，實則包羅萬象。而語多明快犀利，感觸敏銳，言辭中肯，莊諧兼之。而其愛國家愛民族之意識，溢乎文中，讀之令人奮慨不已。

先生大陸之遊，以上海爲中心，爲華僑聯合會主持報務，暇時則四出遊覽。曾南過江浙，北渡黃河，西溯長江，東出山海關。先生甚愛西湖，曰：「西湖山水之勝，出於天然，猶美人之不事雕飾也

。」並以書告沈太夫人，謂他日將偕隱西湖，悠然物外，共樂天機。且附詩一首云：

一春舊夢散如烟，三月桃花撲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大陸詩草）

此宿願至民國十五年方得實現，惜未幾北伐軍起，「移家湖上」之夢復告破碎。

民國二年初，先生有燕趙之行。是行也，先生由滬上取道浦口，經曲阜、泰山等地至天津。在天津參觀模範小學，於北地文武合一之教育方式，推崇備至。後至北京，出入華僑選舉會，競選華僑代表。當選後，獲大總統袁世凱接見。並遊當地名勝，所至多有詠嘆，切時切地，可歌可泣。稱曰：「先生實乃性情中人也！」

居京兩月，復擬作塞外遊，但「京友無肯偕往者，余於是攜一襖被，珥一筆，持一杖，以作張家口之行。」此行，先生乘京張鐵路，出居庸關，俯瞰萬里長城，嘆其氣象雄偉。且大漠風光，山高水長，棗花桐葉，駱駝成羣，與江南景物迥異，先生望之，趣味盎然。未幾，至張家口。先生住張家口，對蒙人觀察入微，進而憂其生聚教訓，處心可謂仁厚矣！其後，本欲往庫倫，然以蒙地未平，游匪四出。乃罷！

未久，先生又循京漢鐵路而下，過蘆溝橋、保定，而謁廉頗墓。見墓已頽頹，感喟不已，曰：「余謂中國人尙古金石書畫，嗜之甚深，而於古人之史跡，反多置之不問。棟宇之建，俎豆之禮，其所祀者乃爲不可知之神仙，而所謂英雄烈士者，多在存亡之間。且舉其名而不識焉，烏乎亦可哀矣！」可見先生愛惜歷史古跡之一斑。可痛！今日大陸沉淪，祖宗廬墓，多爲匪寇所掘，何處覓史？何處尋

跡？惟有回首神州，血淚交流而已！後先生又往望都，謁堯母慶都氏之墓，再過滹沱河，訪石家莊，足跡遍至黃河流域及長江沿岸。過黃河時，先生稱「黃河之險言者咋舌」。遂據歷史記載，詳考古代黃河泛濫之因，又參考西方荷蘭，再言治水之法。凡其所考，無不心細如髮，其所言，則目光如炬，可垂教於今。至長江時，見長江「光景絕佳，舟行甚樂，兩岸青山，若遠若近，蓋天地鍾靈之氣也。」又登黃鶴樓，去武昌，「武昌爲首義之地，而壯夫烈士角難之場也。」再至漢口、漢陽，登大別山，謁禹王宮。再買舟至江西，過南昌，遊琵琶亭故址。惟時值新春，細柳新浦，綠波一色，未見楓葉荻花耳。後走安徽，過安慶，泊蕪湖，歷鎮江而返回滬上。

先生於滬上華僑聯合會中，日日讀書撰報，言論十分廣泛，且其見解精闢。如其論國民黨曰：「國民黨爲同盟會所改造，合併數黨，孫中山主之。其黨人有激進漸進二派，然多有守有爲之士，冒危難，捐生死，以流血而購自由者也。故人多負氣尚義俠，輕利祿，以排斥官僚。」其論政府云：「國者，集人而成者也。今中國衰弱，論者皆咎政府，然政府亦人也，非有特賦之智能也。是故人人而善，則政府莫不善。……蓋政府者所代表人民之意思，而爲其所應爲而已。」「夫部婁不能生良木，礦罅不能育嘉禾，植物且然，況於人乎？況於建設政府乎？」以上所言，皆用意真摯，而情韻不匱。其論僑務云：「華僑之受虐於外人也久矣。」「然團結甚固，知愛宗邦。」華僑響應革命尤力，「民軍起，慷慨捐輸，前後計數十萬金。及聞南京政府成，爭樹青天白日旗，歡呼萬歲。」民國初建，華僑先未有參政權，但先生認爲「新邦肇造，固有待於華僑。」於是華僑聯合會力爭之，而「參議院中華僑得

六人焉」。由此可見，近百年來華僑之重要，及其關心國是，先生實爲最早顧及者之一。先生又倡科學，除舊習，破迷信。以爲舊習不改，則積惡長存。並謂：「夫國之興亡，在人而不在天，蓋人之所爲者有實，而天之所寓者無形。故曰：人定勝天，又曰：天助自助者。」此等言論，六十年後，依然嶄新合理，令後輩讀之，彌加敬佩。先生又論劇曰：「夫劇者活史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余曰：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蓋劇者史也，文章之優美者也，而較近作者，不諗其義，鬼神盜賊，仕宦幽情，粉墨登場，目迷神眩，是驅一世之人心於怪僻劫奪利祿淫亂之地。」是故：「欲隆國家者自政法，欲善政法者自社會，欲新社會者自演劇，治之本也，化之原也。」瑛嘆曰：「噫！今日從事影劇電視等工作，能從此言而自期自勉乎？誠亦可悲也！」先生又最早創男女平等說，嘗言：「夫政治之原，造端夫婦，族制之化，肇立家人。婚姻之禮正，而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同此體魄，同此靈魂，男女豈殊種哉？」「欲求國國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欲求君民之平等，先求男女之平等。」又曰：「女子參政爲文明國之所爭，然女子參政，需有學識。」是則綜觀先生所倡之「女權」，與今日之「新女性運動」迥異。先生主張女子主倫理，正婚姻，齊家庭，而後有學者，可以服務於社會也。瑛不肖，願以先祖父遺訓銘記於心，敬奉翁姑，敬養子女，並溫故知新，俾日後效力國家社會，以聊慰先生在天之靈也！

民國二年，宋教仁於上海遇刺，國民黨羣情大憤，國內騷擾，如蠅如螞，南北戰爭，勢在難免。當其危急時，先生在華僑聯合會中，日以函電告海外。而華僑之以書函相問者，先生旦夕覆答，致腕



爲之酸，乃嘆曰：「華人之無政黨道德，亦可見矣！」

未幾，先生應新吉林報之聘，遠赴關外，擬靜觀國內之變。是行也，先生經奉天、遼陽，觀日俄戰爭之遺跡。惟沙場風雲，已無可尋；僅白山黑水無言相對耳。復參觀覺羅氏故宮，賞盡稀世珍玩，嘆爲觀止。而宮中藏書，浩瀚如海，先生擇有關臺灣歷史者記之，蓋先生於遊歷中亦未敢或忘其修史之職責也。又於奉天陳列館中，流連竟日，詳閱關外產物；遊記中娓娓道來，可謂文質彬彬。後經長春，渡松花江而至吉林。

先生在吉林，曾略事遨遊；朝至龍潭之山，夕泛松花之水，並至巴爾虎門外以詩弔熊成基烈士。後南方討袁聲起，先生爲新吉林報撰文，痛譏國是，該報遂被禁。先生不得已，乃與日人兒玉多一另刊「邊聲」，以持公論。並自謂：「當時關內民報悉被摧殘，莫敢一言是非，而『邊聲』遂得大試飛躍，遠至滇蜀。」然「邊聲」亦遭袁氏忌，數度命外交使節向當地駐日領事交涉。後討袁失敗，吉林有紀東流者，謀起兵，事洩被戮。先生爲文弔之，以爲熊成基之後。其時秋風颯颯，萬木飄零。嗟呼！寂寞江山，能不嗚咽？

是年冬，朔風起兮，雨雪紛飛；塞上風光，無限淒冷，「邊聲」終不免於停刊之厄運。先生遂於吉林閉戶讀書，年餘而歸，「大陸遊記」，至此完稿。

先生處憂亂之世，懷耿介之志，而才高識遠，是以遊記全文，充滿憂國憂民之心，孤臣孽子之情，讀之令人油然而生故國之思。今臺灣雖已光復，然神州沉淪，生靈塗炭，先生地下有知，必然痛心

唏噓。瑀等後輩，惟有日夜祝禱，以期早日光復河山，使日月重光，而先生於九泉下亦能瞑目矣！

民國十七年，先生爲抗議日人禁止本省同胞使用閩南語，乃於臺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創辦「雅堂書局」，專售中國書刊文具。日本官方施以壓力，書局業務自難開展，先生艱苦經營，同時埋首著作，自民國十八年起，陸續完成「讀墨十說」、「臺灣叢談」、「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等稿，以期延續中國文化於日人統治之下。

先生自幼聰穎，勤奮好學；於詩書禮樂春秋等儒學，造詣頗深；人或稱其以儒立身。然於儒家外，先生獨崇墨子，蓋喜其兼愛，尙賢，尙同也。尙賢者，可謂賢人政治，尙同者，可謂民主政治。由此可見，先生處世之道，兼有儒家之謙謙君子風，與墨家救世愛人之思想。二者相融，遂成愛國家，愛民族，愛同胞，愛自由，愛平等之凜然胸襟。

「臺灣叢談」中所記載者皆爲臺灣地方文物語言。先生或詮釋，或考證，探究其與中原文化之關係淵源。先生嘗言：「余臺灣人也，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灣語之字，且不能明臺灣之義，余深自愧。」（臺灣考釋序一），故「臺灣叢談」開卷即闢：「臺灣之名，不知何義，或言大灣，或曰臺員，或曰大宛，方言之微異爾……顧聞之故老，謂臺灣原爲埋怨，明代漳泉之人來者每爲瘴癘所苦，居者多病死不得歸，故以埋怨名之，志痛也。而後人以爲不祥，改稱臺灣。」又寫其故居臺南馬兵營謂：「馬兵營在寧南坊，爲鄭氏駐軍之地，古木鬱蒼，境絕清悶。」馬兵營後爲日人強收作地方法院。先生有過故廬詩云：「海上燕雲涕淚多，劫灰零亂感如何，馬兵營外蕭蕭柳，夢雨斜陽不忍過。」國

破家毀之情，令人不忍卒讀。先生又考臺灣之語，謂臺灣之語，別具典雅，特舉數例，尋其辭源，出於西漢。則臺語對中國文化之保存，與有功焉。其他如延平祠、國姓井、國姓莊、阿公店、日月潭、曾文溪、北投、淡水、艋舺、劍潭、各地祠廟，並臺灣之奇花異木、民間習俗、聖女林默娘、林爽文、朱一貴之役、霧峯林氏、愛玉凍、野牛、荔枝、文旦……等，凡有歷史淵源者，先生莫不追撫前塵，爰撫舊文，網羅遺缺，而吮毫伸紙。每成一篇，則「投筆起舞，荆妻淪茗，潤我剛腸，稚子進烟，助余幽思。」先生性情之率真可見矣！故其論人物，記山川，詠事跡，皆出於自然，毫纖悉臻其妙。而其中鄉土之情，家國之愛，更充分流露，遂成高逸夷澹之文。

民國十八年，「雅堂書局」終因受日方壓力，「店前寂寞，無一顧客」，不得已而停業。先生乃專攻新出甲骨文、金文，博引旁徵，又欲繕甲文、金文及大篆、小篆而貫通之，以研究周以前之社會狀態。因著手撰述「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曾寄書友人，自謂：「此書告成，不獨於文字學上別有見解，而於歷史學上亦有貢獻。」「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中有臺灣之成語九，皆以古例詮釋，典雅樸拙。單字四十七，皆考其源由，遠溯及三皇五帝，並由文字之成因推想上古社會之生活方式。於中國上古史研究之貢獻，不可謂不大。而先生於蒐羅臺灣文獻之餘，尤念念不忘發揚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之苦心孤詣，亦可瞭然矣！

先生畢生與翰墨爲伍，著作等身，其大部份作品已於民國五十三年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收輯入臺灣文獻叢刊，今「雅堂先生餘集」出版，則先生畢生所書，當無遺漏矣！瑀不才，僅在此將本集略

加概述，期能有助於世人對先生人格學識之充分了解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連方碼謹序於天母寓所

# 雅堂先生餘集目錄

序	一
大陸游記卷一	一
大陸游記卷二	六七
臺灣贅譚	一〇一
讀墨十說(未完稿)	一四三
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未完稿)	一五一
校後記	一七九

大陸游記卷一



## 大陸游記卷一

連橫久居臺灣，鬱鬱不樂，既病且殆，思欲遠遊大陸，以舒其抑塞磊落之氣。瀕行，臺中諸友饒於瑞軒，酒酣，余起而謝曰：「古人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爲人生一大快事，余素既好書、又好游，雖所讀不諗，已達萬卷，而所行則已過萬里矣。昔司馬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鄴。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域，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嗣爲太史，發金匱石室之書而讀之，故其爲文章，磅礴宇宙別具奇氣。余雅愛遷書，而行踪未至齊魯，此則余之恥也。夫諸夏爲亞州舊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當有裨余之收拾者。重以民國初建，革新氣象，煥然可觀，則此行必有所得，但不知何時歸爾，然歸時當有一篇遊記以酬吾故人也。」

三月二十有二日，自臺中乘早車赴北，吾妻欲遠送，止之，及門而別。至驛，殊寂靜，朝暾初上，零露未晞，林間棲鳥，拍拍羣飛，若似送余遠行者。已而笛聲切切，車聲鱗鱗，一肩行李，遂上萬里壯遊之途矣。同車爲臺中林子瑾，亦欲赴上海者，約偕行。余既幸得一侶，而上海又爲舊遊之地，子瑾疊詢其光景，余略告之。身雖未至，而夢魂已繞於春申江畔矣。過午，至臺北，宿赬溟會館；急驅車至艋舺女學校，視長女夏甸，勉以勵學。歸途訪二三故人告別。

翌午，至基隆買舟東渡。舟行甚適，回視臺灣山色，漸隨波影以沒，自念此行汗漫，到處爲家，



人生適志可爾，何可踟躕如轅下駒？天風蕩蕩，海水洋洋，精神爲之一快。

二十有六日，泊門司，以電報吾妻。越早，至神戶，假寓於臺灣米穀公司。戊申之秋，余曾東遊，居神戶者月餘，故其地之山水名勝，爪痕猶尙可尋也。既而子瑾以事赴東京，囑余稍待，余遂拋棄塵慮，愛翫春光，以消受此清閒之日月。嗟乎！自余入報界十三稔矣，筆墨勞人，無時或息，而今乃幸於逆旅之中，得此樂趣，怡神養性，活潑天機，轉念鄉居苦也。

諏訪山爲神戶之一勝境，下有溫泉，朝寢後必往浴之。登山小憩，坐於古松之下，買苦茗一甌飲之，兩腋風生，頓消煩渴。於時櫻花纒謝，落英繽紛；而細視枝頭，尙有二三未放，似慰游人遲至者。余既愛此地，習以爲常，每遇星期，游人雜踏，三五女郎，紅裙長袖，翩翩來往，乍陰乍陽，而態度安詳，大都明詩習禮也。

漢川神社祀南朝忠臣楠正成。楠公以勤王之師，拮抗逆賊，力戰不屈，舉家殉國，至今猶有生氣。祠外立石志其事，則所謂嗚呼忠臣之碑者也。文爲明季大儒朱舜水所撰，余甚愛之。惜無攝賣者。

暮春三月，草長鶯飛，曳杖出遊，行無定向。忽聞須磨公園牡丹盛開，急乘電車往，同行者爲鄉友蔡德焜內弟沈少石。至則紅白齊放，花多可二千餘本，低徊久之，愛不忍別。誦「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恍疑身在瑤臺玄圃也。

舞子距須磨不遠，車行十數分可至。白沙青松，別饒雅致，夏時遊人多就此消暑。海濱浴場設備

尤勝，余曾賞月於此。及茲再遊，風景不易，而淡路一島隱現於春波斜照間，似笑前度漁郎刺船重至也。

神戶多故人，聞余至，輒來造訪。或相約至福建會館，縱譚時事，每至夜闌始罷。神戶爲通商大埠，漳泉人之買於此者，饒有聲勢。是時福建省議會將開，定選僑商議員十二名，以與國政。而東洋應選一名，衆以神戶爲適中之地，乃集橫濱、大阪、長崎之人士，開會於福建會館。余蒞會演說，先述中國改革之大勢，及此後所以經營福建之策，衆多感動。越日開團，投票者七十人，而余得五十八票，爲中選。然余以行程已定，辭不就。

旅中無事，時讀報紙，一日聞英國白星社巨船碎於北海，僉曰黃金無靈，而歎人生之禍福，無往而不爲天之傀儡也。莊子曰：「藏巨舟於深壑之中，可謂固穩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是故智者之所慮，勇者之所守，黠者之所爲，其害每出於意料之外。夫以秦王之智，而禍生於望夷；項羽之勇，而卒困於垓下；曹操之黠，而子孫不免於囚戮。故曰：任天者勝，任人者敗。任人者可恃而不可恃，任天者無往而不自適者也。

一日子瑾歸，李耐儂亦至。約日西行。而余體已健矣，遂買舟赴上海。既至吳淞，登舷遠望，五色之旗，隨風飄颻，似迎我輩來者。回憶留學之時，屈指已十五年矣。行裝上陸，宿共和旅館。

上海爲泰東巨埠，勢扼長江，財賦之區也。十里洋場，繁華淫冶，入其地者靡不浪擲黃金於虛耗。過午，何作舟來訪。作舟揚州人，素主革命，曾避難臺中，相見甚歡，偕往大舞臺，觀演鄂州血。

清政不綱，人懷革命，義旗一舉，九有風從，於以造成民國。則玄黃之血以購之也，君子於此，而歎專制之廢，不足與自由之神搏戰也。

西湖山水之勝甲東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詩人已言之矣。願余生處海外，未得一攬其勝，而時於夢中見之。至滬之翌日，春光將盡，花事闌珊，似恐夷光久待，乃乘滬杭鐵路往。薄暮至清泰門宿於逆旅，而一縷吟魂，已飄蕩於六橋三竺間矣。

今日何日，壬子送春之日也。早起，出湧金門，行未十武，山色湖光，已趨眼下，似夢中曾遊者。畫舫數十，泊岸待客，定賃一舟，打槳而行，水澄見底，游魚可數。未幾至雷峰塔，爲湖中之一景，而年湮久廢，遊人又日剝之，岌岌欲墜，殆不可登臨，乃回舟而至三潭。

三潭印月亦湖中之一勝。願遊非卜夜，未獲一見姮娥，與之舉杯對影。潭中荷葉如錢，青浮水面，使人意適。其上有退省庵，爲彭剛敏公所築，改爲專祠。彭公爲咸同間名臣，以骨硬聞，老而彌厲，石刻畫梅，鐵幹槎枒，若見其人。買茗飲，循竹徑而出，萬介琅玕，一塵不到，允宜彈琴長嘯也。

湖心亭爲賞雪之地，繫舟柳下，拾石登之。堯欄一望，景絕幽淨，而遠山如屏，青翠可掬；使得讀書其間，時携美人閑眺，蕭柳屯田「曉風殘月」之句，不啻天上神仙也。

遲徊既久，日午花陰，舟人解纜，刺船而至岳王墳。墳前有鐵像四，長跪地上，則秦檜夫妻及張浚万俟卨也。遊者擊以杖，深至數寸；或溲之，臭不可聞。薰天宰相，污穢千秋，白鐵何辜，鑄此奸佞？君子於此，而歎小人之道消也。

王祠在墓之西畔，古柏兩株，老幹凌雲，勃勃猶有生氣，云爲宋時植者，瞻仰久之。嗟乎！南渡衣冠，已不國矣，郡王以精忠之氣，驅背嵬之卒，大破金人，威震河朔，使得直抵黃龍，三軍痛飲，豈非快事？而賊檜主和，逆構降詔，風波亭下，自壞長城。君子讀史至此，而知小朝廷之不足有爲也。中原板蕩，淪爲夷狄，至今猶有餘痛。

出祠，循白堤而行，至樓外樓，憩焉。飯時忽大雨，湖中景色，倏然一變，所謂「山色空濛」者也。未幾雨霽，碧天如拭，舟人謂游湖遇雨，尤爲難得，吾乃一日而兩觀之，淡粧濃抹，乍陰乍陽，眞覺夷光愛我也。

小曲園在樓外樓之右，爲俞蔭甫讀書處。園不甚大，而結構頗佳，石刻尤夥，文人容膝之地，數弓足矣，固不以傑閣危樓，誇富貴於俗士也。

其旁爲某祠，徐烈士錫麟之柩厝焉。烈士以安慶之役，奮身起義，手戮恩銘，雖所志未就，斷脰以沒；而一擊之威，滿奴落膽。前厥後起，得復神州，則烈士有以鞭策之也。又其旁爲浙軍復南京戰死者之櫓，男兒爲國死爾，何可爲不義屈？鬼雄有靈，當與胥潮來往也。

西湖多美人艷跡，蘇小之墓、小青之墳；一花一草，綺旎風流，而鏡湖女俠亦葬於此，尤爲湖山生色。當安慶之獄起，全國震動，女俠特爲徐烈士設奠，以慰其靈，浙中吏忌之，殺以殉。女俠固倡革命以身殉國者，而秋風秋雨之恨，遂永留於天壤。然時未十稔，中原克復，倚劍雲中，亦當含笑。始女俠之被害也，其友吳芝瑛葬之，刻石記事，浙吏又忌之，改殯嶽麓；民國旣建，迎歸舊穴，過者

莫不拜之。芝瑛爲廉泉夫人，工文章，善書，手寫楞嚴一部，美人某欲以萬金購之，不可。將建塔以光西湖，禪心俠骨，福慧雙修，巾幗中之雋秀也。

六橋之中，西泠最勝，蘇小之墓在焉。墓亭久塌，而楹聯尙存，悉集唐句，辭多清艷。嗟乎，蘇小一妓女爾，慧心麗質，能識奇才，玉殞香消，艷傳千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千金之子，一曲之士，方面專城之公侯將相；芸芸以生，直與草木同朽，又安能與青樓中人，較一日之短長也哉？

于忠肅公爲有明一代忠臣，而墓草荒蕪，石碣臥焉。余深爲惋惜，華人篤信古道，乃不能爲寶其跡。羣德墜落，民氣蕭條，君子於此，可以知其微矣。

一角黃牆，崇樓矗立，清代之離宮，今爲浙江圖書館，其上則新闢之公園也。余急欲至孤山，俟歸途往遊。循堤行，兩旁多新柳，清翠欲滴，此來爲看桃花，而尋春較遲，竟不獲與息夫人相見，能無惆悵芳時之感耶？

孤山爲和靖故宅，其墓在焉。梅花三百，迥絕塵寰，入門瞻拜，退就放鶴亭品茗。亭有石刻，高及丈，爲清高宗手書。高宗南巡，駐蹕西湖，園庭花木之勝，無不刻詩立石，而詩每五言，劣甚，汗穢多矣。

維揚馮小青之墓，在放鶴亭下。小青生逢怨耦，而死乃與名士爲鄰，似足以彌其缺陷。墓臨湖畔，顧影自憐。同治間，滿州女人小拉木氏修之，立碑以記。賣茗者榻以賣，每張售錢百，爲購數紙，莫以遺鄉人。西湖石刻夥矣，而余獨愛此，以惺惺能惜惺惺也。文情兼麗，憐我憐卿，小青有知，亦

可無恨。然墓甚荒廢，余苟重來，當以百金新之，毋使多情男子，獨讓美人專美也。

歸途，過陸宣公祠，略一臨眺，時已薄暮，兩脚如絲；忽聞鐘香清越，度林間來，循聲至一古刹，則天竺寺也。寺有三：曰上、中、下，地絕幽靜，寺僧肅入，隨喜佛殿。入禪房，供饌，尊絲筍片，湖名產也，味香可適口，飯後，略談風景，遂假榻焉。

宿雨已霽，棲鳥去林，朝曦射地，光作黃金色。振衣出門，至飛來峰，怪石嶙峋，流泉回繞，其高者往往與林竹爭長。昔韓暉王以忤秦檜，解官居此，建翠微亭於峯上。宋之顛危若積壘卵，南風不競，烈士拊膺；清涼居士其果甘爲湖上騎驢，以與樵夫牧子伍耶？

靈隱亦古刹也，駱賓王會居此。循路而南，再至西冷，入離宮，一覽其勝。而歎湖山之美，爲滿人所踐踏者二百餘年。使非日月重光，河嶽歸舊，此中景色，永禁重門，又安能供我輩之翹翹哉？

湖中多別莊，而劉莊最擅，粵人劉學洵之所築也。學洵以巧宦剝民膏，復蝕公款數十萬，義軍起，追沒其產，莊遂入官。園中陳設極侈麗，金石書畫之屬，價以萬計，古色斑駁，千年物也。學洵之築此莊，自營生城，左右列侍妾六七人，各誌其姓，將爲同穴之謀。以九京作安樂窩也者，計亦甚得；宛其未死，他人入室，亦可噉矣。

西湖山水之勝，出於天然，猶美人之不事雕飾也。而污吏巨賈，築室其間，輒倣西式，是以捧擊西子，強服百寶之衣，不唯失其媚態，且蒙不潔之羞，造孽多矣。

聞游兩日，到處流連，乃不能得一詩，平居嘗自念曰：「他日苟至西湖，當以百詩酬西子。」而

鉤心鬪角，妙手空空，何文思之鈍？蓋恐以俚詞鄙句，唐突夷光也。曳杖微吟，遂循蘇堤而返。

既歸逆旅，以書報吾妻，道湖遊之樂：謂他日苟偕隱於是，悠然物外，共樂天機，當以樂天爲酒友，東坡爲詩友，和靖爲逸友，會稽鏡湖爲俠友，蘇小小青爲膩友，而屬芋羅仙子，爲我輩作主人也。

拱宸橋爲杭州商埠，乙未之所闢也。市廛繁盛。杭之所產，以綢緞爲大宗，蠶桑之利，被全國，且衣及外洋。然西人以機力織絲，花樣翻新，日出不窮，而杭產遂爲所奪，苟不銳意改良，集巨資，建大廠，以與拮抗，則數千年天惠之益，將失其本矣。

浙中多名產，藥材尤夥，杭菊之名聞遠近。而臺灣所售者，慮非地道，余命館人購之，花細如五銖錢，泡之作純綠色，味清芬，香沁心脾。物產之宜，唯地是利；西湖產物多，苟能取而製之，則桂花之糖、梅子之餅、秋藕之粉，于棄于囊，粧潢優美，遊者可携爲紀念，遠遺親友，豈非湖中之利？而杭人竟不解此，惜哉！

聚頭之屬，泥金之箋，亦杭之名產也。墨守舊法，不事更張，其利漸失。杭婦善刺繡，不讓嘉湖，王朝之時，探貢內府。今肆中所陳，尙足奪目，惜其配色失宜，稍乏清致；不然描鸞繪鳳，盡態極妍，爲美術上無上之妙技，非細心人豈能領會也哉？

獨行市上，間聽竹枝，熙往禩來，庶幾咸集，而無一垂辨者。遠宗奇辱，一朝斷盡，謂非革命之光耶？又聞烟禁甚嚴，飲之死，故無敢犯者。阿芙蓉流毒久矣，而毅然刷蘇，則浙人之福也。然紙

烟代行，耗財又巨，遂有倡禁之者；墻隅戶外，大書特書，亦可作當頭之一棒。然相思沉味，細嚼繚綿，酒後茶餘，銷愁解穢，又安能強其割絕？故余以禁之爲過，不如倡興國產，收歸專賣，而後可塞漏卮也。

余來杭數日矣，訪趙宋之故宮，弔錢王之霸迹，攬古幽情，追念興廢。聞吳山勝概，策馬登之，至於絕頂；俯視錢唐江水，蕩蕩往來，千古英雄，浪淘殆盡。白衣素馬，猶見鐵弩射潮時也。

翌日歸滬，途過嘉興，嘉興故郡治，有胥山蠡湖之勝，惜不一遊。至松江，亦眼下過之，而不一訪機雲之故宅也。

金陵爲古帝王都，而民國初建之首府，龍蟠虎踞，氣壓東南。英雄之所割據，豪傑之所戰爭，名士之所嘯歌，美人之所嚶笑。春風秋月，樂事賞心，固足以供遊者之憑弔。丁酉之春，余曾一遊，約略過之，洎今重來，江山如舊，風景不殊，似可免灑新亭之淚也。

下關爲通商之埠，地濱江干，市塵頗盛。入夜，遊妓三五，出入逆旅，以媚過客，絲肉競奏，宵闌不息，禁之不可，濟之不能，亦唯聽其自求自養而已。井田既廢，民失其業，飢寒催迫，落而爲娼。娼娟此秀，狀殊可憐，君子視之，亦猶無告之民也。

早起，驅馬車入城，官道如砥，旁植垂楊，南洋勸業會時所闢也。數里有亭翼然，壯若城闕，會國荃紀功亭也。國荃爲滿人戮力，以蕩殘太平，讀史者猶有遺恨；今滿人既退，奠定中原，使改建洪王之像，以昭來許，亦足爲民族光也。



雨花臺爲南京重鎮，洪軍屢戰之地也。山高數百尺，俯瞰城中。其外則燕子磯，用軍者之所爭。長江天塹，據此爲雄，上建砲臺，用以固險；太平之役，清軍先奪此山，拚力轟擊，而城始破，制敵之機也。余登其上，弔祭洪王，豫製四詩爲侑，高聲朗誦，遠徹水雲，過者以爲狂。烏乎！太平敗久矣，宏功偉烈，湮沒無聞，一孔之士，每多目論，余苟幸生斯世，當爲洪朝作史。山中多小石，類瑪瑙，五色俱備，爲拾數枚，以壓行裝。

鍾山在朝陽門外，明太祖之孝陵在焉。石馬嘶風，松楸剪伐，王氣銷沈久矣。春初，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大閱六師，恭行致祭，軍中皆呼萬歲。明太祖以平民而爲天子，手提長劍，驅逐胡元，而子孫復困於建虜；洪王崛起，建功不卒，至今始平厥恨。余游及此，誠不勝興亡之感也。

入門，訪明故宮，廢址存焉。兒童以瓦當易錢，爲購一片，將以置齋中。嗟乎！吳宮花草，晉代衣冠，荒涼盡矣！而斷礎頽垣，僅供騷人之感弔，固不少銅人之淚也。宮外爲旗人街，滿兵駐防之地，化爲焦土，民軍砲毀之跡也。聞滿人盛時，橫甚，居人不敢過，過輒被劫辱。及民軍起，鐵良不能戰，旗兵多死，老弱避難，乞食爲奴，皇皇如喪家之狗，天道循環，豈不然哉？

莫愁湖在三山門外，波平似鏡，山翠如屏，細柳新荷，天然膩媚。堂中石刻莫愁之像，遊者多題以詩，不知其幾千百句。嗟乎！古來佳人多矣，而盧家少婦，獨艷千秋，何其幸耶？其上爲勝棋樓，徐中山賭墅之地也，開國元勳，竟與美人作耦，眞足使兒女情長，英雄氣壯。

辛亥之役，粵軍驍勇善戰，既平，封其骨於湖畔，建立崇碑。軍司令姚雨平撰文，染濡大筆，據

慨淋漓，比於燕然之石矣。

北極閣在城之北隅，巍然矗立，張勳避兵之處也。當民軍攻寧之際，勳嬰城死守，城中多殺戮，及敗，乃渡江而走。故來遊者，莫不一登斯閣，以見蠻將軍之窟伏也。

六朝金粉，艷說秦淮，讀余澹心板橋雜記，何其芬芳悱惻耶？余既至河房，關心彼美，欲求所謂寇白門顧橫波者，渺不可得，豈天地間靈之氣，竟不鍾於婦人耶？蓋自洪軍以後，干戈倏擾，鶯燕分飛，越艷吳姬，竟趨春浦，丁字簾前，遂少麗人之影矣。

風恬波靜，泛舟河中，簫鼓一船，飛觴醉月，今夕何夕？四月之望夜也。花氣侵雲，釵光蘸水，迢迢邀笛之干，沈醉迎桃之渡；酒闌燭拔，送客留髡。真個魂消。晨雞報曉矣！

過朱雀之橋，尋烏衣之巷；王謝風流，今不復見。而幕府之山長存，太傅之壑尚在；渡江殘局，協力支持。我思古人，悠然神往矣。

玄武湖在城之南，六代之故宮在焉。湖中多種藕，綠衣出水，搖漾生姿。其缺處水紋風縐，如駁如羅；瀾瀾鴛鴦，酣眠葉底，天然佳畫，靜坐忘歸，而歎湖水無言，不知流去幾多之恨矣！蓋自建業遷都，石頭作鎮；樓船下益，含璧出降。一代之興，端由明主，其亡也忽，朝野無人。燕子箋中，桃花扇底；天子無愁，寡人好色；六朝之後，復送南朝，君子於此，而知江山之險，不足以固邦，而苞桑之繫，乃在人心矣。

臨時政府既遷北京，黃克強尚爲留守，控制東南。當是時庫倫不庭，活佛稱帝，克強請率六師，

龔行撻伐，袁世凱忌之，不許，未幾而留守府亦爲裁撤矣。

先是南北和議之時，南軍讓宅金陵，而北軍仍主舊都，輿論紛紜，決句未決。章太炎先生乃爲相宅之論，謂金陵者金縷玉石稻梁芻豢之用饒，雖鼓之北，而士不起，此謂亡徵。定鼎者南方誠莫武昌若；揚靈於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雖然經略止乎禹迹則給矣。夫雍州者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雖然經略止乎蒙古新疆則給矣。欲爲共主於亞洲，關中者猶不出赤縣，不足以馳驟；彼東制鮮卑，西受烏拉嶺者，必伊犁也。伊犁雖荒，斬之胡桐檉柳，驅之驅鯉，羈之羸它，草萊大辟，而處其氓，未及十年，斐然成文章矣。故以此三都者，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視其規摹遠近而已。衆以其言闕大，不易行；時適有京津之變，袁世凱藉言鎮撫，不能就職，臨時政府遂暫定北京，而禍根不絕矣。夫北京者舊政令之所出，官僚之所蟠據，游民之所麇集；寡廉鮮恥，俗滯禮壞，誠不足以作新邦。且天時恆寒，地利瘠薄，亦不若武昌甚；而袁世凱必欲居之，爲一人計則善，而爲兆民久遠計則否。然而南軍隱忍從之，固爲統一之策，而民黨失敗之機兆於此矣。

乘車至鎮江，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勢險壯，南北必爭之地也。孫仲謀始都於此，築城白鐵甕，有甘露寺，古跡也，遊之。買舟而上金山。

金山爲江天勝概，佛寺梵宮，回環錯落，望之若畫；山下有中冷泉，爲天下第一。或云在江之中，須以銅瓶汲之，寺僧取以瀹茗，試之甘，不知其果爲中冷也否？願蘇人飲茶，尙龍井，味清而少風

韻，若以武彝者淪之，當較勝。他日須携吾家茶具，靜煮松間，以試旗槍之真味也。

其東爲焦山，後漢處士焦先所隱也。林木蔥鬱，映水皆青，聞寺藏周景王鼎，銘文古茂，惜未見。二山皆江中福地，苟以意品之，則金山似俗，而焦山較逸也。

此游凡七日，頗得山水之趣，而平日讀書亦藉以考證，此古人所以好遊也，晚車歸滬。

光復以來，會黨林立，海外華僑亦設聯合會於二洋涇橋畔。聞厦友周壽卿寓此，訪之，會中多故人，請余住焉。始南京政府時，華僑贊助甚巨，檳榔嶼吳世榮與泗水莊嘯國吧城白蘋洲等議設斯會，以爲聯絡內外之樞紐，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固與華僑有素者，許之。公推汪精衛爲會長，世榮副之，其經費則各埠擔任，故以滬上各會觀之，聯合會之基礎較爲鞏固。

余既居會中，任報務，日以國事告海外。當是時滬上報紙盛行，各主其議；曰民立、曰中華、曰民權、曰天鐸、曰太平洋、國民黨之報也；曰民強、蘇人之言論，而麗於國民黨者也；曰大共和、曰神州、曰時事、共和黨之報也；曰民聲、民社之報，而張振武之資也；曰時報、保皇黨所設，而將附於共和黨者也；曰申報、曰新聞報、則發刊幾四十年，墨守舊義，不落黨派，商賈多樂觀之。顧以各報論：民立第一，次時事，民權中華可伯仲，而太平洋文藝最勝，以柳亞子主之也。亞子蘇州梨里人，口吃不能言，面如冠玉，溫存若女子，其文章獨步一時，南社之孟也。此外小報朝興夕歇，曰晚鐘、曰繁華、曰遊戲、曰五色旗、曰黃浦潮、曰上海，多以十數，其所載者，秦樓楚館之艷事，街談巷議之新聞爾。然談言微中，亦可解紛，治遊之子靡不閱之。

報紙爲輿論之母，一國之消長繫焉。其時新邦初建，政黨勃興，民立之章秋桐，與時事之楊老圃，遂有毀黨造黨之議。各據法理，互相切磋，各報又推權之，名言讜論，頓呈大觀，吾以爲中國報界之進步從茲見矣，乃無何而以黨爭之隘，竟相抨擊。

國民黨爲同盟會所改造，合併數黨，孫中山主之。其黨人有激進、漸進二派，然多有守有爲之士，冒危難、捐生死、以流血而購自由者也。故其人多負氣，尙義俠，輕利祿，以排斥官僚。官僚亦忌之，毀爲躁進，徐圖拮抗，而共和黨乃復助其箠。夫官僚者無往而不可疏附者也，身之富貴，愛不能忘；邦之存亡，視如敝屣；以此而入政黨，羞矣。然共和黨非不知之，知之而故徠之，則以黃金有靈也。夫共和黨以副總統黎元洪爲魁，固多民社之徒，浙鄂兩派，又屬光復會之士，殊途同歸，俱趨革命，是與國民黨有弟兄之義矣。乃以何因緣，而相拮抗？拮抗宜也，而相抨擊，是則閹牆之禍，將爲謫者所乘矣。

初中山之倡革命也，以三大主義幟內外。曰民族、曰民主、曰民生。旣成，而江亢虎遂設社會黨，以號召國人，從者數萬，分會遍全國，實則庸衆之盲從爾。夫以中國貧弱，民生蕪萃，鬻妻賣子，流爲賊獲；其黠者則驅而爲盜，殺人越貨，層見疊聞。苟稍有人心者，莫不欲振其弊，舉數千年之積惡而芟夷之。而社會黨之所標榜者，曰自由、曰男女平權、曰貧富同等，陳義甚高，趨的匪易；而輕率之徒，乃以共產公妻之論，集詬於國人。社會黨之言則是，其行則非也。必將羣國內之田疇闢，學校興，道德善，法律明，而後能享自由之祉也。

女子參政爲文明國之所爭，雖以英美人之自由，尙未竟酬厥志，則以男尊女卑之說困之也。光復之際，女子慷慨從軍，頗有小戎駟鐵之風，雖不能執戈前敵，亦可謂挾數千年之藩籬矣。南京政府既立，唐羣英、沈佩貞、吳木蘭諸女士，糾合同志，要求參政，中山亦贊其舉，以同盟會章有此義也。未成，政府北遷，唐沈遂設女子參政同盟會於京中，而上海置交通部，以林宗素主之。宗素閩侯人，年三十餘，曾留學東京，而躬行自由者也。然女子參政，須有學識，方足與男子抗。宗素豫得南京政府之援，創女子法政大學於城內，其教師張亞昭女士，蘇人也，自刊女權雜誌，文亦流暢，惜發行僅兩期，竟以歎絀而止。宗素告余云，女子參政雖遭阻遏，不能徹本衷，然我輩昔昔而求之，必有成功之日，亦唯朝莫間爾。

上海庠序之盛冠全國，而游學者多以是爲逕郵，於是有寰球學生會以聯撮之，期開雄辯，討論時事，談天炙轂之士集一堂，甲評乙難，互證是非。一夕余往聽之，則以女子參政問題，究其可否，喬揚於國人。而旁席女士，時曠時喜，現於顏面，則以贊成之論而喜，聞反對之聲而曠也。

女子不可無學，而智慧每出於男人，此余之夙論也。其時勾蘭中人，竟有青樓學校之設，余甚奇之。春申爲歌舞之地，華靡過於秦淮，而羣雌墜落，未克振拔，識者憫之。張曼君者名妓也，負俠，能讀報，欲爲姊妹求自由，起而唱議，與柳如是、翁梅倩、林黛玉、謝鶯鶯等謀設青樓進化團，費絀，演劇以籌，獲千數百金，乃設校於新民胡同。聘女師二，教國文算術刺繡音樂之學，如是爲團長，曼君佐之。朝授書而夕度曲，可謂勤矣。曼君之言曰：「妓女亦國民，寧可自棄？」余聞之曰：「青

樓亦一業，修其容，習其聲，以售其技；博金錢於溫柔繾綣之中，固賢於貪吏之強噬民血也。」

演劇爲社會教育，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東西洋之高視優人者至矣。比年以來，新劇漸興，而新舞臺創之，其所演者，有新茶花、拿破崙，皆結構也。然新茶花流於繁瑣，而拿破崙則以潘月樵爲拿翁，毛韵珂爲拿后，劉藝舟爲民黨領袖。自廢后至於被幽，布景表情，層層活現；臨終一劇，海水茫茫，激昂悲嘯；蓋世英雄，溘然長逝！亦可哀矣。當是時張方被殺，衆論沸騰，藝舟登場演說，痛罵拿翁，以其有帝者自爲之心，談鋒銳利，隱刺執政，觀者感動。藝舟固民黨，山東起義時，爲登州司令，將直搗北京，痛飲黃龍之酒；和成，解兵入劇界。其人堅毅磊落，有燕趙烈士風。滬南之役，陳英士被質，商團力攻機器局，不下，月樵率諸伶趣援，牆高幾二丈，躍而上，據之。而英士乃爲都督，韵珂與諸伶約，日演劇助軍，光復之戰，新舞臺與有功焉。大總統孫中山手書嘉獎，其所建樹，固有士大夫所不能者，伶人云乎哉？

韵珂亦才士，態度安詳，長裙花笠，望之若西方美人；且兼唱鬚生，音調悠越，響遏行雲，滬濱花旦以馮春航買璧雲相頡頏，而韵珂鼎立其間。願以余評之，春航若幽蘭，璧雲若玫瑰，而韵珂則麗如芍藥也。

春航之血淚碑，柳亞子稱爲傑作，贈詩嘉許，南社諸子又揄揚之，以爲天仙化人。而樊雲門輩則甚愛璧雲，以其媚媚也。一經品題，價增十倍，遂有馮黨買黨之號。淬勵翰墨，爭論短長，幾若國民共和之創立。夫璧雲美則美矣，而流於冶，蕩婦也。若春航則石竹羅衣，鉛華不御，空谷之佳人也。

黑奴籲天，亦新舞臺之佳作，藝舟所編也。借非州之慘事，作夏人之惕言。亡國遺氓，賤同牛馬，觀之而不淚下者，非人也。一日余至臺前，閱未半，而熱血澎湃，忽悲忽恫，遘閱既多，受侮不少，回視隔坐女郎，已淚珠簌簌落矣。烏乎！演劇之感人也大矣。昔汪笑儂在滬時，曾作「瓜種蘭因」一劇，爲波蘭瓜分事也，其感人亦必此。惜笑儂已去，不獲見。夫中國之劇久矣，自唐以來，幾經遷變，而伶人不學，僅模聲調，亦如詩家之空效老杜也。夫劇者活史也，起忠佞於九泉，叙興亡於一幕，褒貶之嚴，褒鉞之彰，直足使觀者警省。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余亦曰：「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蓋劇者詩也，文章之優美者也，而輒近作者，不諗其義，鬼神盜賊，仕宦幽情，粉墨登場，目迷神眩，是驅一世之人心於怪僻刼奪利祿淫亂之地，其罪可勝誅哉？而評劇者亦不學，又不諗其義，斤斤於聲調之中，較其得失，一句之長，一字之短，津津道之若有味。是則有明七子之論杜，捫拾唾餘，翹然自豪，器小哉！且今之評劇者，競談汪譚矣，汪譚雖佳，弄兒爾，無益於家國。故欲隆家國者自政法，欲善政法者自社會，欲新社會者自演劇，治之本也，化之原也，故曰：「自演劇始，迨國家止。」

新舞臺之孫菊仙，清廷供奉也。念家山破，流落人間，其度曲別有一種蒼涼之氣，高下疾徐，純如天籟，雖以劉鴻聲之高抗，王又宸之悠揚，固難望其項背。顧菊仙年幾七十矣，曲高和寡，老而彌篤，更不屑以巴人下里之詞，博時髦之一笑也。

女伶亦有佳者，而劇多姚佚，每見譏於大雅。則觀者亦不自檢，猥聲吠影，雜然一堂。顧曲未終



穢不可耐矣。

榛苓學堂爲伶人所設，以教其子弟者。又有伶界聯合會，入會者皆一時之秀，苟能革其舊而新是謀，則劇界之進步，可以嚆矣。

上海爲通商大埠，居民百數十萬，乃不能自闢一公園，遂以酒館茶樓爲消遣之地。而酒館茶樓又無山水之勝也，於是不得不求之味蕪園。園在靜安寺路，爲張氏所築，未純也，而以園稱，毋乃失實。然而游人爭趨之，固以此爲彙濶也。晚風如剪，細草平鋪；繡轂瀛車，翩然戾止；青衫紅袖，若往若還；隔座送鉤，倚闌密語。人間天上，舊夢新歡，一縷情絲，隨風飄蕩矣。

出門數十武，有愚園者，花木水竹較勝味蕪，而遊人似少。閒譚飲茗，略可避囂，此外則無一乾淨土矣。徐園在卡德路之東，距市遠，稍有郊外之風。春秋佳日，每開評蘭品蕙會，涉足其間，如遊空谷，竟日不歸矣。余謂滬人尋樂，事事近俗，唯此較勝，而園中牡丹開時，亦可供騷人之賞也。

哈同花園爲滬濱最勝，一坵一壑，巧極人工；剪草成茵，栽花作屋。紅塵十丈中，有此洞天福地，占盡人間風月矣。園主猶太人，以商富，其妻迦陵女士，粵人也，崇佛，樂布施，滬人士每借之以開慈善會，非是不得入也。

黃浦江畔有西人公園，曠昔榜其門曰：「華人及犬不許入內。」華人以爲辱，而不能憤發，一雪其恥。民軍起，華人乃稍稍入矣。而胡服垂辮者猶拒止，華人素乏公德，濫折花卉，阻之宜也。乃下儕於韓盧，然功人功狗，霸者所稱，廟堂奔走之士，固猶愧其不能爲犬也。